

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（宋）无名氏

上

□□□□□□第一 [题原缺]

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

入大梵天王宫第三

入香山寺第四

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

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

中

入九龙池处第七

[题原缺] 第八

入鬼子母国处第九

经过女人国处第十

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

入沉香国处第十二

入波罗国处第十三

下

入优钵罗国处第十四

入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

转至香林寺受心经本第十六

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

跋一

跋二

王国维跋

□□□□□□第一 [题原缺]

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

僧行六人，当日起行。法师语曰：“今往西天，程途百万，各人谨慎。”小师应诺。

行经一国已来，偶于一日午时，见一白衣秀才从正东而来，便揖和尚：“万福，万福！和尚今往何处？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经否？”法师合掌曰：“贫僧奉敕，为东土众生未有佛教，是取经也。”秀才曰：“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，中路遭难，此回若去，于死万死。”法师云：“你如何得知？”秀才曰：“我不是别人，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。我今来助和尚取经。此去百万程途，经过三十六国，多有祸难之处。”法师应曰：“果得

如此，三世有缘。东土众生，获大利益。”当便改呼为猴行者。

僧行七人，次日同行，左右伏事。猴行者乃留诗曰：

百万程途向那边，今来佐助大师前。

一心祝愿逢真教，同往西天鸡足山。

三藏法师诗答曰：

此日前生有宿缘，今朝果遇大明贤。

前途若到妖魔处，望显神通镇佛前。

入大梵天王宫第三

法师行程汤水之次，问猴行者曰：“汝年几岁？”行者答曰：“九度见黄河清。”法师不觉失笑，大生恠（怪）疑，遂曰：“汝年尚少，何得妄语？”行者曰：“我年纪小，历过世代万千，知得法师前生两回去西天取经，途中遇害。法师曾知两回死处无？”师曰：“不知。”行者曰：“和尚盖缘当日佛法未全，道缘未满，致见如此。”法师曰：“汝若是九度见黄河清，曾知天上、地府事否？”行者答曰：“何有不知。”法师问曰：“天上今日有甚事？”行者曰：“今日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水晶宫设斋。”法师曰：“借汝威光，同往赴斋否？”

行者教令僧行闭目。行者作法。良久之间，纔始开眼，僧行七人，都在北方大梵天王宫了。且见香花千座，斋果万种，鼓乐嘹唳，木鱼高挂；五百罗汉，眉垂口伴，都会宫中诸佛演法。

偶然一阵凡人气，大梵天王问曰：“今日因何有凡人俗气？”尊者答曰：“今日下界大唐国内，有僧玄奘，僧行七人赴水晶斋，是致有俗人气。”当时天王与罗汉曰：“此人三生出世，‘佛教俱全。’便请下界法师玄奘升座讲经，请上水晶座。法师上之不得。罗汉曰：“凡俗肉身，上之不得。请上沉香座。”一上便得。

罗汉问曰：“今日谢师入宫。师善讲经否？”玄奘曰：“是经讲得，无经不讲。”罗汉曰：“会讲《法华经》否？”玄奘：“此是小事。”当时五百尊者、大梵王，一千余人，咸集听经。玄奘一气讲说，如瓶注水，大开玄妙。众皆称赞不可思议。

斋罢辞行。罗汉曰：“师曾两回往西天取经，为佛法未全，常被深沙神作孽，损害性命。今日幸赴此宫，可近前告知天王，乞示佛法前去，免得多难。”法师与猴行者，近前咨告请法。天王赐得隐形帽一事，金钹锡杖一条，钵盂一只。三件齐全，领讫。法师告谢已了，回头问猴行者曰：“如何得下人间？”行者曰：“未言下地。法师且更咨问天王，前程有魔难处，如何救用？”法师再近前告问。天王曰：“有难之处，遥指天宫大叫‘天王’一声，当

有救用。”法师领指，遂乃拜辞。猴行者与师同辞五百罗汉、合会真人。是时，尊者一时送出，咸愿法师取经早回。尊者合掌 颂曰：

水晶斋罢早回还，展臂从风去不难。

要识弟兄生五百，昔曾行脚到人间。

法师诗曰：

东土众生少佛因，一心迎请不逡巡。

天宫授赐三般法，前路摧魔作善珍。

入香山寺第四

迤迤登程，遇一座山，名号“香山”，是千手千眼菩萨之地，又是文殊菩萨修行之所。举头见一寺额，号“香山之寺”。

法师与猴行者不免进上寺门歇息。见门下左右金刚，精神猛烈，气象生狞，古兕（貌）楞层，威风凛冽。法师一见，遍体汗流，寒毛卓竖。猴行者曰：“请我师入寺内巡赏一回。”遂与行者同入殿内。寺中都无一人。只见古殿巍峨，芳草连绵，清风飒飒。法师思惟：此中得恁寂寞！猴行者知师意思，乃云：“我师莫讶西路寂寥，此中别是一天。前去路途，尽是虎狼蛇兔之处，逢人不语，万种恟惶。此去人烟，都是邪法。”法师闻语，冷笑低头。看遍周回，相邀便出。

前行百里，猴行者曰：“我师前去地名蛇子国。”且见大蛇小蛇，变杂无数，攘乱纷纷。大蛇头高丈六，小蛇头高八尺，怒眼如灯，张牙如剑，气吐火光。法师一见，退步惊惶。猴行者曰：“我师不用惊惶。国名蛇子，有此众蛇，虽大小差殊，且缘皆有佛性，逢人不伤，见物（巾箱本作“人”）不害。”法师曰：“若然如此，皆赖小师威力。”进步前行。

大小蛇儿见法师七人前来，其蛇尽皆避路，闭目低头，人过一无所伤（德富氏本作“害”）。又行四十余里，尽是蛇乡。猴行者曰：“我师明日又过狮子林及树人国。”法师曰：“未言别事，且得平安过了！”七人停息，一时汗流如雨。法师乃留诗曰：

行过蛇乡数十里，清朝寂莫（巾箱本作“莫”，德富氏本不清晰，似作“寞”）号香山。

前程更有多魔难，只为众生觅佛缘。

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

早起，七人约行十里，猴行者启：“我师，前去即是狮子林。”说由未了，便到狮子林。只见麒麟迅速，狮子峥嵘，摆尾摇头，出林迎接；口衔香花，皆来供养。法师合掌（巾箱本作“堂”）向前，狮子举头（德富氏本作“身”）送出。五十余里，尽是麒麟。次行又（巾箱本作“有”）到荒野之所，法

师回谢狮王迎送。

猴行者曰：“我师前去又是树人国。”入到国中，尽是千年枯树，万载石头；松柏如龙，顽石似虎。又见山中有一村寺，并无僧行。只见林鸡似凤，山犬如龙；门外有两道金桥，桥下尽是金线水。又覩红日西斜，都无旅店。猴行者曰：“但请前行，自然不用忧虑。”又行五六十里，有一小屋，七人遂止宿于此。

次（巾箱本作“取”）早起来，七人嗟叹：“夜来此处甚是蹊跷！”遂令行者前去买菜做饭。主人曰：“此中人会妖法，宜早回来。”法师由尚未信。小行者去（德富氏本无“去”字）买菜，至午不回。法师曰：“烦恼我心！小行者出去买菜，一午不见回来，莫是被此中人妖法定也？”猴行者曰：“待我自去寻看如何？”法师曰：“甚好，甚好！”

猴行者一去数里借问，见有一人家，鱼舟系树，门挂蓑衣。然小行者被他作法，变作一个驴儿，吊在厅前。驴儿见猴行者来，非常叫噉。猴行者便问主人：“我小行者买菜，从何去也？”主人曰：“今早有小行者到此，被我变作驴儿，见在此中。”猴行者当下怒发，却将主人家新妇，年方二八，美儿（貌）过人，行动轻盈，西施难比（巾箱本作“此”），被猴行者作法，化此新妇作一束青草，放在驴子口畔。

主人曰：“我新妇何处去也？”猴行者曰：“驴子口边青草一束，便是你家新妇。”主人曰：“然你也会邪法？我将为无人会使此法。今告师兄，放还我家新妇。”猴行者曰：“你且放还我小行者。”主人喂水一口，驴子便成行者。猴行者喂水一口，青草化成新妇。

猴行者曰：“我即今有僧行七人，从此经过，不得妄有妖法。如敢故使妖术，须教你一门割草除根。”主人近前拜谢：“岂敢有违。”战战兢兢，乃成诗谢曰：

行者今朝到此时，偶将妖法变驴儿。

从今拱手阿罗汉，免使家门祸及之。

猴行者乃留诗云：

莫将妖法乱施呈（德富氏本作“鬼”），我见黄河九度清。

相次我师经此过，好将诚意至祇迎。

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

行次至火类坳白虎精。前去遇一大坑，四门陡黑，雷声喊喊，进步不得。法师当把金钹杖遥指天宫，大叫：“天王救难！”忽然杖上起五里毫光，射破长坑，须臾便过。

次人大蛇岭，目（德富氏本本作“且”）见大蛇如龙，亦无伤人之性。

又过（巾箱本无“过”字）火类坳，坳下下望，见坳上有一具枯骨，长四十余里。法师问猴行者曰：“山头白色枯骨一具如雪？”猴行者曰：“此是明皇太子换骨之处。”法师闻语，合掌顶礼而行。

又忽遇一道野火连天，大生烟焰，行去不得。遂将钵盂一照，叫“天王”一声，当下火灭，七人便过此坳。

欲经一半，猴行者曰：“我师曾知此岭（巾箱本作“领”）有白虎精否？常作妖魅妖恠（怪），以至吃人。”师曰：“不知。”良久，只见岭后云愁雾惨，雨细交霏；云雾之中，有一白衣妇人，身挂白罗衣，腰系白罗裙，手把白牡丹花一朵，面似白莲，十指如玉。覩此妖姿，遂生疑悟。猴行者曰：“我师不用前去，定是妖精。待我向前向他姓字。”猴行者一见，高声便喝：“汝是何方妖恠，甚处精灵？久为妖魅，何不速归洞府？若是妖精，急便隐藏形迹；若是人间闺合，立便通姓道名。更若踌躇不言，杵灭微尘粉碎！”白衣妇人见行者语言正恶，徐步向前，微微含笑，问：“师僧一行，往之何处？”猴行者曰：“不要问我行途，只为东土众生。想汝是火类坳头白虎精，必定是也！”

妇人闻语，张口大叫一声，忽然面皮裂皱，露爪张牙，摆尾摇头，身長丈五。定醒之中，满山都是白虎。被猴行者将金箍杖变作一个夜叉，头点天，脚踏地，手把降魔杵，身如蓝靛青，发似朱沙，口吐百丈火光。当时，白虎精哮吼近前相敌，被猴行者战退。半时，遂问虎精：“甘伏未伏！”虎精曰：“未伏！”猴行者曰：“汝若未伏，看你肚中有一个老猕猴！”虎精闻说，当下未伏。一叫猕猴，猕猴在白虎精肚内应。遂教虎精开口，吐出一个猕猴，顿在面前，身長丈二，两眼火光。白虎精又云：“我未伏！”猴行者曰：“汝肚内更有一个！”再令开口，又吐出一个，顿在面前。白虎精又曰：“未伏！”猴行者曰：“你肚中无千无万个老猕猴，今日吐至来日，今月吐至后月，今年吐至来年，今生吐至来生，也不尽。”白虎精闻语，心生忿怒。被猴行者化一团大石，在肚内渐渐会大。教虎精吐出，开口吐之不得；只见肚皮裂破，七孔流血。喝起夜叉，浑门大杀，虎精大小，粉骨尘碎，绝灭除踪。

僧行收法，歇息一时，欲进前程，乃留诗曰：

火类坳头白虎精，浑群除灭永安宁。

此时行者神通显，保全僧行过大坑。

入九龙池处第七

行次前过九龙池。猴行者曰：“我师看此是九条馘头鼉龙，常会作孽，损人性命。我师不用匆匆。”忽见波澜渺渺，白浪茫茫，千里乌江，万重黑浪；只见馘龙哮吼，火鬣毫光，喊动前来。被猴行者隐形帽化作遮天阵，钵盂盛

却万里之水，金钹锡杖化作一条铁龙。无日无夜，二边相斗。被猴行者骑定馗龙，要抽背脊筋一条，与我法师结条子。九龙咸伏，被抽背脊筋了；更被脊铁棒八百下。“从今日去，善眼相看。若更准前，尽皆除灭！”困龙半死，隐迹藏形。

猴行者拘得背筋，结条子与法师系腰。法师才系，行步如飞，跳回有难之处。盖龙脊筋极有神通，变现无穷。三藏后回东土，其条化上天宫。今僧家所传，乃水锦绦也。法师德行不可思议，乃成诗曰：

（下缺）

〔题原缺〕第八

（前缺）

一物否？答曰：“不识。”深沙云：“项下是和尚两度被我吃你，袋得枯骨在此。”和尚曰：“你最无知。此回若不改过，教你一门灭绝！”深沙合掌谢恩，伏蒙慈照。深沙当时哮吼，教和尚莫敬（似当作“惊”）。只见红尘隐隐，白雪纷纷。良久，一时三五道火裂，深沙袞袞，雷声喊喊，遥望一道金桥，两边银线，尽是深沙神，身長三丈，将两手托定；师行七人，便从金桥上过。过了，深沙神合掌相送。法师曰：“谢汝心力。我回东土，奉答前恩。从今去更莫作罪。”两岸骨肉，合掌顶礼，唱喏连声。深沙前来解吟诗曰：

一堕深沙五百春，浑家眷属受灾殃。

金桥手托从师过，乞荐幽神化却身。

法师诗曰：

两度曾遭汝吃来，更将枯骨问元才。

而今赦汝残生去，东土专心次第排。

猴行者诗曰：

谢汝回心意不偏，金桥银线步平安。

回归东土修功德，荐拔深沙向佛前。

入鬼子母国处第九

登途行数十里，人烟寂寂，旅店稀稀。又过一山，山岭崔嵬，人行不到，鸦鸟不飞，未知此中是何所在。

行次欲近官道，道中更无人行。又行百里之中，全无人烟店舍。

入到国中，见一所荒寺，寺内亦无僧行。又见街市数人，问云：“此是何处？”其人不言不语，更无应对。法师一见如此，转是恹惶。七人遂乃止宿此中。

来日天晓，有钱又无米余；问人，人又不应。逡巡投一国，入其殿宇，只见三岁孩儿无千无万。国王一见法师七人，甚是信善，满国焚香，都来恭敬。

王问：“和尚欲往何所？”法师答曰：“为东土众生，入于竺国请取经教。”国王闻语，合掌虔诚。遂惠白米一硕（读shí，通石，十斗），珠珍一斗、金钱二千、彩帛二束，以赠路中食用；又设斋供一筵，极是善美。僧行七人，深谢国王恩念，多感再三。

国王曰：“曾识此国否？”法师答：“不识。”国王曰：“此去西天不远。”法师又问：“臣启大王：此中人民得恁地性硬，街市往来，叫也不应。又无大人，都是三岁孩儿。何故孩儿无数，却无父母？”国王大笑曰：“和尚向西来，岂不见人说有鬼子母国？”法师闻语，心如半醉：“然我七人，只是对鬼说话？”国王曰：“前程安稳，回日祇备茶汤。”法师七人大生惭愧，临行乃留诗曰：

谁知国是鬼祖母，正当饥困得斋餐。

更蒙珠米充盘费，愿取经回报答恩。

鬼子母赠诗云：

稀疏旅店路蹊跷，借问行人不应招。

西国竺天看便到，身心常把水清浇。

早起晚眠勤念佛，晨昏祷祝备香烧。

取经回日须过此，顶敬祇迎住数朝。

经过女人国处第十

僧行前去，沐浴殷勤。店舍稀疏，荒郊止宿，虽有虎狼虫兽，见人全不伤残。

次入一国，都无一人，只见荒屋漏落，藿（同园）离（当作“篱”）破碎。前行渐有数人耕田，布种五谷。法师曰：“此中似有州县，又少人民，且得见三五农夫之面。”耕夫一见，个个眉开。法师乃成诗曰：

荒州荒县无人住，僧行朝朝宿野盘。

今日农夫逢见面，师僧方得少开颜。

猴行者诗曰：

休言荒国无人住，荒县荒州谁肯耕？

人力种田师不识，此君住处是西城。

早来此地权耕作，夜宿天宫歇洞庭。

举步登途休眷恋，免烦东土望回程。

举步如飞，前遇一溪，洪水茫茫。法师烦恼。猴行者曰：“但请前行，自有方便。”行者大叫“天王”一声，溪水断流，洪浪干绝。师行过了，合掌擎拳。此是宿缘，天宫助力。

次行又过一荒州，行数十里，憩歇一村。法师曰：“前去都无人烟，不知

是何处所？”行者曰：“前去借问，休劳叹息。”

又行百里之外，见有一国，人烟济楚，买卖骈口（左“马”右“真”）。入到国内，见门上一牌云：“女人之国”。僧行遂谒见女王。女王问曰：“和尚因何到此国？”法师答言：“奉唐帝敕命，为东土众生，往西天取经，作大福田。”女王合掌，遂设斋供。僧行赴斋，都吃不得。女王曰：“何不吃斋？”僧行起身唱喏曰：“蒙王赐斋，盖为砂多，不通吃食。”女王曰：“启和尚知悉：此国之中，全无五谷。只是东土佛寺人家，及国内设斋之时出生，尽于地上等处收得，所以砂多。和尚回归东土之日，望垂方便。”法师起身，乃留诗曰：

女王专意设清斋，盖为砂多不纳怀。

竺国取经归到日，教令东土置生台。

女王见诗，遂诏法师一行，入内宫看赏。僧行入内，见香花满座，七宝层层；两行尽是女人，年方二八，美艷轻盈，星眼柳眉，朱唇榴齿，桃脸蝉发，衣服光鲜，语话柔和，世间无此。一见僧行入来，满面含笑，低眉促黛，近前相揖：“起咨和尚，此是女人之国，都无丈夫。今日得覩僧行一来，奉为此中，起造寺院，请师七人，就此住持。且缘合国女人，早起晚来，入寺烧香，闻经听法，种植善根；又且得见丈夫，夙世因缘。不知和尚意旨如何？”法师曰：“我为东土众生，又怎得此中住院？”女王曰：“和尚师兄，岂不闻古人说：‘人过一生，不过两世。’便只住此中，为我作个国主，也甚好一段风流事！”

和尚再三不肯，遂乃辞行。两伴女人，泪珠流脸，眉黛愁生，乃相谓言：“此去何时再覩丈夫之面？”女王遂取夜明珠五颗、白马一疋，赠与和尚前去使用。僧行合掌称谢，乃留诗曰：

愿王存善好修持，幻化浮生得几时？

一念凡心如不悟，千生万劫落阿鼻。

休喏绿口（上“髟”下“眉”）桃红脸，莫恋轻盈与翠眉。

大限到来无处避，髑髅何处问因衣。

女王与女众，香花送师行出城，诗曰：

此中别是一家仙，送汝前程往竺天。

要识女王姓名字，便是文殊及普贤。

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

登途行数百里，法师嗟叹。猴行者曰：“我师且行，前去五十里地，乃是西王母池。”法师曰：“汝曾到否？”行者曰：“我八百岁时，到此中偷桃吃了；至今二万七千岁，不曾来也。”法师曰：“愿今日蟠桃结寔，可偷三五个

吃。”猴行者曰：“我因八百岁时，偷吃十颗，被王母捉下，左肋判八百，右肋判三千铁棒，配在花果山紫云洞。至今肋下尚痛。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。”法师曰：“此行者亦是大罗神仙。元初说他九度见黄河清，我将谓他妄语；今见他说小年曾来此处偷桃，乃是真言。”

前去之间，忽见石壁高岑万丈；又见一石盘，阔四五里地；又有两池，方广数十里，弥弥万丈，鸦鸟不飞。七人才坐，正歇之次，举头遥望万丈石壁之中，有数株桃树，森森耸翠，上接青天，枝叶茂（“茂”原作日字头）浓，下浸池水。法师曰：“此莫是蟠桃树？”行者曰：“轻轻小话，不要高声！此是西王母池。我小年曾此作贼了，至今由（当作“犹”）怕。”法师曰：“何不去偷一颗？”猴行者曰：“此桃种一根，千年始生，三千年方见一花，万年结一子，子万年始熟。若人吃一颗，享年三千岁。”师曰：“不恠汝寿高！”猴行者曰：“树上今有十余颗，为地神专在彼此守定，无路可去偷取。”师曰：“你神通广大，去必无妨。”说由未了，撚下三颗蟠桃入池中。师甚敬惶。问：“此落者是何物？”答曰：“师不要敬，此是蟠桃正熟，撚下水中也。”师曰：“可去寻取来吃。”

猴行者即将金钹杖向盘石上敲三下，乃见一个孩儿，面带青色，爪似鹰鹞，开口露牙，从池中出。行者问：“汝年几多？”孩曰：“三千岁。”行者曰：“我不用你。”又敲五下，见一孩儿，面如满月，身挂绣纓。行者曰：“汝年多少？”答曰：“五千岁。”行者曰：“不用你。”又敲数下，偶然一孩儿出来。问曰：“你年多少？”答曰：“七千岁。”行者放下金钹杖，叫取孩儿入手中，问：“和尚，你吃否？”和尚闻语，心敬便走。被行者手中旋数下，孩儿化成一枝乳枣，当时吞入口中。后归东土唐朝，遂吐出于西川。至今此地中生人参是也。

空中见有一人，遂吟诗曰：
花萼山中一子方，小年曾此作场乖。
而今耳热空中见，前次偷桃客又来。

入沉香国处第十二

师行前迈，忽见一处，有牌额云：“沉香国”。只见沉香树木，列占万里，大小数围，老殊（当作“株”）高侵云汉。“想我唐土，必无此林。”乃留诗曰：

国号沉香不养人，高低耸翠列千寻。
前行又到波罗国，专往西天取佛经。

入波罗国处第十三

入到波罗国内，别是一座天宫：

美女雍容，人家髣髴；
小孩儿闹攘攘，小孩儿耍球嬉嬉
狮子共龙吟，佛崑与虎啸。
见此一国瑞气，景象异常，乃成赞曰：
波罗别是一仙宫，美女人家景象中。
小孩儿，小孩儿，辛苦西天心自知。
东土众生多感激，三年不见泪双垂。
大明皇，玄奘取经壮大唐。
程途百万穷天日，迎请玄微请法王。

入优钵罗国处第十四

行次入到优钵罗国，见藤萝绕绕，花萼纷纷，万里之间，都是花木。遂问猴行者曰：“此是何处？”答曰：“是优钵罗国。满国瑞气，尽是优钵罗树菩提花。自生此树，根叶自然，无春无夏，无秋无冬，花枝常旺，花色常香，亦无猛风，更无炎日，雪寒不到，不夜长春。”师曰：“是何无夜？”行者曰：

佛天无四季，红日不沉西。
孩童颜不老，人死也无悲。
寿年千二百，饭长一十围。
有人到此景，百世善缘归。
来时二十岁，归时岁不知。
祖宗数十代，眷属不追随。
桑田变作海，山岳却成溪。
佛天住一日，千日有谁知。
我师诣竺国，前路只些儿。

行者再吟诗曰：

优钵罗天瑞气全，谁知此景近西天。
殷勤到此求经教，竺国分明只在前。

入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

法师行次，行者启曰：“我师不知，来时方昨日，今已过三年，此是西天竺国也；近鸡足山。”

行之三日，见一座城门。门上牌额云“竺国”。入见街市数台，忿忿瑞气，人民马轿往来纷纷。只见香烟袅袅，花菓重重，百物皆新，世间罕有。次见一寺，寺号“福仙寺（德富氏本无”寺“字）”。遂入寺中，参见知客。彼中僧行，五千余人。次谒主事，又参厨头。寺内香花摇曳，幡盖纷纭（巾箱本似作“弦”），佛具齐全，七宝间杂。才□（左“才”右“咸”）金铃一下，即

时斋馔而来。

法师问行者曰：“此斋食，全不识此味。”行者曰：“此乃西天佛所供食，百味时新，凡俗之人，岂能识此？”僧行食了，四大豁然。

至晚，寺主延请法师，叙问人情。茶汤周匝，遂问法师：“远奔来此，有何所为？”法师起曰：“奉唐帝诏敕，为东土众生未有佛教，特奔是国求请大乘。”时寺僧闻语，冷笑低头道：“我福仙寺中，数千余年，经历万代，佛法未闻。你道求请佛法，法在何处？佛在何方？你是痴人！”法师问曰：“此中即无佛法，因何有寺有僧？”僧曰：“此中人周岁教经，法性自通。岂用寻请？”法师白曰：“此中仙景，最是聪明。佛教方所，望垂旨示！”答曰：“佛主（德富氏本作“住”）鸡足山中，此处望见。西上有一座名山，灵异光明，人所不至，鸟不能飞。”法师曰：“如何人不至？”答曰：“此去溪千里，过溪至山五百余里。溪水番浪，波澜（德富氏本作“澜”）万重。山顶一门，乃是佛居之所。山下（德富氏本此处有“一”字）千余里方到石壁，次达此门。除是法师会飞，方能到彼。”法师见说，犹（德富氏本作“添”）闷低头；乃问猴行者曰：“此去佛所，山崑万里，水浪千里，作何计度？”行者曰：“待我来日别作一计。”

至天晓，猴行者曰：“此中佛法，亦是自然。我师至诚，炉艺多（德富氏本作“名”）香，地铺坐具，面向西竺鸡足山祷祝，求请法教。”师一依所言，虔心（德富氏本作“意”）求请。福仙僧众尽来（巾箱本无“来”字）观看。法师七人，焚香望鸡足山祷告，齐声动哭。此日感得唐朝皇帝，一国士民，咸思三藏，人人发哀。天地陡黑，人面不分。一时之间，雷声喊喊，万道毫光，只见耳畔钹声而响。良久，渐渐开光，只见（巾箱本缺“见”字）坐具上堆一藏经卷。一寺僧徒，尽皆合掌道：“此和尚果有德行！”

三藏顶礼，点检经文五千四十八卷，各各俱足，只无《多心经》本。法师收拾，七人扶持，牵马负载，起程回归告辞。竺国僧众，合城尽皆送出，祝付法师回程百万，经涉艰难，善为摄养，保护玄文；回到唐朝，作大利益。相别之次，各各泪流。七人辞别发（德富氏本作“登”）途，遂成诗曰：

百万程途取得经，七人扶助即回程。

却应东土人多幸，唐朝明皇万岁膺。

建造经函兴寺院，塑成佛像七余身。

深沙幽暗并神众，乘此因缘出业津。

竺国西天都是佛，孩儿周岁便通经。

此回只少《心经》本，朝对龙颜别具呈。

转至香林寺受心经本第十六

竺国回程，经十个月，至盘律国，地名香林市内止宿。夜至三更，法师忽梦神人告云：“来日有人将《心经》本相惠，助汝回朝。”良久敬（德富氏本作“惊”。按此两本“惊”多写成“敬”）觉，遂与猴行者云：“适来得梦甚异常。”行者云：“依梦说看经。”

一时间眼瞶耳热，遥望正面，见祥云霭霭，瑞气盈盈；渐覩云中，有一僧人，年约十五，容兒端严，手执金环杖，袖出《多心经》，谓法师曰：“授汝《心经》，归朝切须护惜。此经上达天宫，下管地府，阴阳莫测，慎勿轻传；薄福众生，故难承受。”法师顶礼白佛言：“只为东土众生，今幸缘满，何以不传？”佛在云中再曰：“此经才开，毫光闪烁，鬼哭神号，风波自息。日月不光，如何传度？”法师再谢：“铭感，铭感！”佛再告言：“吾是定光佛，今来授汝《心经》。回到唐朝之时，委嘱皇王，令天下急造寺院，广度僧尼，兴崇佛法。今乃四月，授汝《心经》；七月十五日，法师等七人，时至当返天堂。汝记此言，至十五日，早起浴身，告辞唐帝；午时采莲舫至，亦有金莲花坐（德富氏本作“座”），五色祥云，十二人玉音童子，香花幡幢，七宝璎珞，来（德富氏本作“未”）时迎汝等七人归天。天符有限，不得迟迟。汝且谛听，深记心怀！”法师七人，泣泪拜讫。定光佛揭起云头，向西而去。僧行七人，密记于心。举具装束，乃成诗曰：

竺国取经回东土，经今十月到香林。

三生功果当缘满，密授真言各谛听。

定光古佛云中现，速令装束急（巾箱本作“忽”）回程。

谓言七月十五日，七人僧行返天庭。

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

回到河中府，有一长者姓王。平生好善，年三十一。先丧一妻，后又娶孟氏。前妻一子，名曰痴那；孟氏又生一子，名曰居那。长者一日思念考妣之恩（巾箱本作“思”），又忆前妻之分；广修功果，以荐亡魂。又与孟氏商议：“我今欲往外国经商，汝且小心为吾看望痴那。此子幼小失母，未有可知，千万一同看惜。”遂将财帛分作二分，“一分（巾箱本此二字）与你母子在家，荣谋生计；我将一分，外国经商。回来之日，修崇无遮大会，广布梁缘（德富氏本作“津梁”），荐拔先亡，作大因果。”祝付妻了，择日而行。妻送出门，再三又祝看望痴那，无令疏失。

去经半载，逢遇相知人（德富氏本作“之”）回，附得家书一封，系鼓一面，滑石花座，五色绣衣，怨般戏具。孟氏接得书物，拆开看读，书上只云与痴那收取。再三说“看管痴那”，更不问着我居那一句！孟氏看书了，便生嗔恨，毁剥封题，打碎戏具；生心便要陷害痴那性命。

一日，与女使春柳言说（德富氏本作“议”）：“我今欲令痴那死却，汝有何计？”春柳答云：“此是小事。家中有一钻口（左“钅”右“莽”），可令痴那入内坐（德富氏本作“座”）上，将三十斤铁盖盖定，下面烧起猛火烧煮，岂愁不死？”孟氏答曰（巾箱本作“锁”）：“甚好！”

明日，一依如此，令痴那入内坐，被佗盖定，三日三夜，猛火煮烧。第四日，扛开铁盖，见痴那从钻口（左“钅”右“莽”）中起身唱喏。孟氏曰：“子何故在此？”痴那曰：“母安（德富氏本作“曰”）我此。一釜变化莲花坐（德富氏本作“座”），四伴是冷水池；此中坐卧，甚是安稳。”孟氏与春柳敬惶，相谓曰：“急须作计杀却！恐长者回来，痴那报告。”春柳曰：“明日可藏铁甲于手，领（巾箱本作“锁”）痴那往后园讨（巾箱本作“计”）樱桃吃，待佗开口，铁甲钩断舌根，图得长者归来，不能说话。”

明日，一依此计，领去园中，钩断舌根，血流满地。次日起来，遂唤一声“痴那”，又会言语。孟氏遂问曰：“子何故如此？”痴那曰：“夜半见有一人，称是甘露王如来，手执药器，来与我延接舌根。”

春柳又谓孟氏曰：“外有一库，可令他守库，锁闭库中饿杀。”经一月日，孟氏开库，见痴那起身唱喏。孟氏曰：“前日女使锁库，不知子在此中。子一月日间，那有饭食？”痴那曰：“饥渴之时，自有鹿乳从空而来。”

春柳曰：“相次前江水发，可令痴那登楼看水，堆放万丈红波之中；长者回来，只云他自扑向溪中浸死。方免我等之危。”孟氏见红水泛涨，一依所言，令痴那上楼望水，被春柳背后一推，痴那落水。孟氏一见，便云：“此回死了！”方始下楼，忽见门外有青衣走报：“长者回归（巾箱本无此四字）。”长者在路中早见人说，痴那落水去了，行行啼哭；才入到门，举身自扑。遂乃至孝，择日解还无遮法会，广设大斋。

三藏法师从王舍城取经回次，僧行七人，皆赴长者斋筵。法师与猴行者全不吃食。长者问曰：“师等今日既到，何不吃斋？”法师曰：“今日中酒，心内只忆鱼羹，其它皆不欲食。”长者闻言，无得功果，岂可不从？便令人寻买。法师曰：“小鱼不吃，须要一（德富氏本无“一”字）百斤大鱼，方可充食。”

仆夫寻到渔父舡家，果得买大鱼一头，约重百斤。当时扛回家内，启白长者，鱼已买回。长者遂问法师：“作何修治？”法师曰：“借刀，我自修事。”长者取刀度与法师。法师咨白斋众、长者：“今日设无得大斋。缘此一头大鱼，作甚罪过？”

长者曰：“有甚罪过？”法师曰：“此鱼前日吞却长（德富氏本此处有一“者”字）子痴那，见在肚中不死。”众人闻语，起身围定。被法师将刀一劈

，鱼分二段；痴那起来，依前言语。长者抱儿，敬（德富氏本作“惊”）喜倍常，合掌拜谢法师：“今日不得法师到此，父子无相见面！”大众欢喜。长者谢恩，乃成诗曰：

经商外国近三年，孟氏家中恶意偏。

遂把痴那推下水，大鱼吞入腹中全。

却因今日斋中坐，和尚沉吟醉不鲜。

索讨大鱼亲手煮，爷儿再覩信前缘。

法师曰：“此鱼归东土，置僧院，却造木鱼，常住斋时，将搥打肚。”又成诗曰：

孟氏生心恶，推儿入水中。

只因无会得，父子再相逢。

众会共成诗曰：

法师今日好因缘，长者痴那再出天。

孟氏居那无两样，从今衣禄一般般。

法师七人，离大演之中，旬日到京。京东路游（德富氏本此处有一“奕”字）便（巾箱氏本作“变”）探闻法师取经回程。已次京界，上来奏闻迎接（德富氏本“迎接”作“宗”）。明皇时当炎暑，遂排大驾，出百里之间迎接。法师七人，相见谢恩。明皇共车与法师回朝。是时六月末旬也。日日朝中设斋，敕下诸州造寺，奉迎佛法。皇王收得《般若心经》，如获眼精。内外道场，香花迎请。

又值七月七日，法师奏言：“臣咨（德富氏本作“启”）陛下：臣在香林受《心经》时，空中有言，臣僧此月十五日午时为时，至必当归。”大（德富氏本作“天”）唐帝闻奏，泪滴龙衣。天符有限，不可迟留。法师曰：“取经历尽魔难，只为东土众生。所有深沙神，蒙佗恩力，且为还恩寺中追拔。”

皇王白：“法师委付，可塑于七身佛前护殿。”

至七月十四日午时五刻，法师受职。皇帝宣谢：“三年往西天，取经一藏回归，法师三度受经，封为“三藏法师”。

十五日午时五刻，天宫降下采莲舫，定光佛在云中正果。法师宣公，不得迟迟，匆卒辞于皇帝。七人上舫，望正西乘空上仙去也。九龙兴雾，十凤来迎，千鹤万祥，光明闪烁。皇帝别而（德富氏本作“无”）报答，再欲（德富氏本作“设”）大斋一筵，满座散香，咸亿三藏。皇帝与太子诸官，游四门哭泣，代代留名。乃成诗曰：

法师今日上天宫，足衬莲花步步通。

满国福田大利益，免教东土堕尘笼。

太宗后（德富氏本此处有一“封”字）猴行者为钢筋铁骨大圣。

跋一

宋人平话，传世最少，旧但有《宣和遗事》而已。近年若《五代平话》、《京本小说》，渐有重刊本，此外仍不多见。

此三浦将军所藏，予借付景印。宋人平话之传人间者，遂得四种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杂史类存目“平播始末”条，言《永乐大典》有平话一门，所收至伙；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成文，而口说之。今《大典》已散佚；庚子拳匪之乱，翰林院火，《大典》烬余，有以糊油篓及包裹食物者；其幸完者，多流入海外。辛亥国变，官寺所储，亦为人盗窃分散，分一册不存。平话一门，不知人间尚存残帙否？念之慨叹！

丙辰九月，上虞罗振玉记。

跋二

日本三浦将军所藏《唐三藏取经诗话》巾箱本，予既命工写影，颇惜其有佚叶。闻德富氏成篁堂文库中尚有别本，乃移书求观。书往不逾旬，苏峰翁果奇所藏本至。亟取以校巾箱本，称名虽异，而实是一书。惟巾箱本分卷为上中下。此则署一二三为不同耳。且皆为高山寺旧藏，而此刊刻为精。书中“快”字作“佚”，“敬”字缺末笔，则此亦宋槧也。

巾箱本佚三叶，此则卷一佚少半，卷二全佚，不能取以补巾箱本。而巾箱本之讹脱可取此本补正之。因与巾箱本同付印，以广两君之嘉惠于艺林。

丙辰十月，永丰乡人罗振玉书于海东寓会。

王国维跋

宋槧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三卷，日本高山寺旧藏，今在三浦将军许。阙卷上第一叶，卷中第二三叶。卷末有“中瓦子张家印”款一行。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，倡优剧场之所在也。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十九云：“杭之瓦舍，内外合计有十七处：如清冷桥、熙春桥下，谓之南瓦子；市南坊北、三元楼前，谓之中瓦子。”又卷十五：“铺席门、保佑坊前，张官人经史子集文籍铺，其次即为中瓦子前诸铺。”此云“中瓦子张家印”，盖即《梦粱录》之张官人经史子集文籍铺。南宋临安书肆，若太庙前尹家、太学前陆家、鞦鼓桥陈家，所刊书籍，世多知之；中瓦子张家，惟此一见而已。

此书与《五代平话》、《京本小说》及《宣和遗事》，体例略同。三卷之书，共分十七节，亦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。其称诗话，非唐、宋士夫所谓诗话，以其中有诗有话，故得此名；其有词有话者，则谓之词话。《也是园书目》有宋人词话十六种，《宣和遗事》其一也。词话之名，非遵王所能杜撰，必此十六种中，有有题词话者。此有诗无词，故名诗话。皆《梦粱录》、《都城

纪胜》所谓说话之一种也。

书中载元奘取经，皆出猴行者之力，即《西游演义》所本。又考陶南村《辍耕录》所载院本名目，实金人之作，中有《唐三藏》一本。《录鬼簿》载元吴昌龄杂剧有《唐三藏西天取经》，其书至国初尚存。《也是园书目》有吴昌龄《西游记》四卷；《曹楝亭书目》有《西游记》六卷；《无名氏传奇汇考》亦有《西游记》云。今用北曲，元人作，盖即昌龄所撰杂剧也。今金人院本、元人杂剧皆佚；而南宋人所撰话本尚存，岂非人间希有之秘籍乎！闻日本德富苏峰尚藏一大字本，题“大唐三藏取经记”，不知与小字本异同何如也。

乙卯春，海宁王国维。